



霜白柿红冬伊始

一棵行走的树

一场朔风，一地霜白，满山柿红……立冬前后，大自然以她那细腻笔触，在悠悠岁月的长卷上缓缓勾勒出一幅霜白柿红的冬韵画卷。正如李白所吟：“醉看墨花白，恍疑雪满前村。”而今我亦咏叹：“霜白织锦迎冬序，柿红似火照初寒。”此番景致之美，不仅在于色彩的鲜明对比，更在于其背后蕴含的情感意境与绵长情思。

置身于这片霜白柿红交织的故土，我仿佛穿越时空隧道，与古人共赏那份超然物外的宁静壮美。霜白，恰似“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美景，它是季节更迭的信使，也是滋润心灵的甘泉，以其清冷纯净映照深邃的冬日，让我在清寒之中觅得一份可贵的淡泊。而那满山的柿红，则如同寒日里的一抹炽热火焰，以其热烈奔放，温暖了双眸，也温暖了心灵的每一个角落，提醒我即便在万物凋零的冬天，生命亦能以顽强坚韧之姿，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清晨，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轻纱，轻轻吻醒这片银装素裹的大地。霜白在晨光中熠熠生辉，犹如万千星辰在寒风中翩翩起舞。徜徉山间柿林小径，脚下是皑皑霜白，眼前是彤彤柿红。我环顾四周，草木、屋檐、田野，皆被霜花轻轻覆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感动。霜白与柿红交织，宛如天地间一曲悠扬的乐章，抒发着自然与时间的深情。

午后，阳光透过柿树枝叶的缝隙，洒落一地斑驳光影。我脚下踩着片片落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响，仿佛在述说着秋与冬的故事。一位老人悠然自得地坐在柿子树下，眼中满含慈爱与满足，静静地注视着络绎不绝的游客。这些远道而来的游人，目标正是这柿林美景，他们或驻足留影，或欢声笑语，或深情凝望……

夕阳西下，漫山遍野的柿子，如同被落日余晖点燃的一个个小灯笼，映照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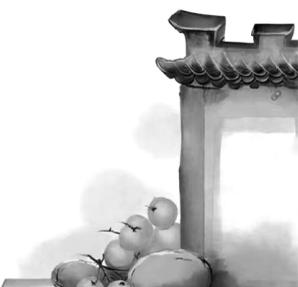
温馨和美的村庄。老奶奶坐在家门那棵历经风霜的柿子树下，轻声道：“青柿初红味酸涩，经霜历冻变甘甜。”这句话勾起我童年的回忆。小时候，每到柿子快熟之际，我和小伙伴们都会迫不及待地爬上树，摘下青柿子，或浸于水田，或埋于溪沙，数日之后，那柿子便变得又脆又甜。但我更加偏爱霜后的柿子，红艳艳的外皮包裹着软糯香甜的果肉，每一口都充满着幸福的味道。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这句古诗可以看作对柿子一生的诠释。从春的萌芽到夏的繁茂，再到秋的成熟，最终在冬的门楣上绽放出最璀璨的光彩。柿子以其独特的生命轨迹，向我们展示了时间的力量与生命的伟大。每一颗红彤彤的柿子，都承载着岁月的积淀，讲述着生命的故事。

霜白柿红，冬之伊始。行走在这样的季节里，思绪得以飞扬，心灵得以净化。

霜白柿红，让我在岁月的流转中学会珍惜，学会在逆境中寻觅希望、于寒冷中感受温暖。霜白柿红，不仅是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生命的哲学。

(熊荣军)



有个成语常被当作常识。那就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成语的本意是：我们在早晨(东隅：日出处)错过了太阳，可以在傍晚(阳光落在桑榆之间)时再度获得。引申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失利，可以在其他地方获取成功。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失败者，成功之母”“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胜不骄，败不馁”。一句话，在咱们的传统思维中，生命的机会似乎是可以随处碰到的东西，不必特别在乎。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事情有没有呢？当然有。诸葛亮最初的理想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做个世外之人，由于智商发达、眼光高远，硬是被刘备三顾茅庐请了出来，出“帅”入相，刘备死后遗命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以父事之”，匡子当到这个程度，绝对是皇权时代的天花板。曾国藩初入仕只想做圣贤，饱读诗书，维护风化，扬名立万，或者单纯地当个外官，廉洁奉公，勤于政事，把一个区域治理好，最后却因太平天国的出现被迫成为军事统帅，没想到同样干得风生水起……这两个人



还是要盯住“东隅”

都被生活改变了最初的航向，也确实失去了“东隅”之后收获了“桑榆”。

然而，生活中有些“东隅”确实失之不得，失之，轻则一事无成，重则万劫不复。隋末著名农民起义领袖隋建德有统军之才，最辉煌时拥兵十多万，四处攻城略地，自称长乐王，定都乐寿，设置官属。然而，此君有一个缺点就是听不得不同意见。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一书载：李世民率领的唐军在洛阳攻打李世民的部队，隋建德自河北来援，当时李世民驻军在虎牢关以扼之。此关南连嵩岳，北溯黄河，山岭交错，自成天险，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隋建德强攻不开。其部下凌敬

献计，希望隋建德命令全军从渡黄河，攻取怀州、河阳，再逾太行，入上党，顺着汾、晋，进入蒲津关，这样会如蹈无人之境，唐军因为忌讳失去这些军地要地，必然解除对王世充的围困。这本是上上之策，隋建德正在犹豫要不要采纳，他的一些部下说：“凌敬是个书生，怎么知战事，他的计谋岂可用？”隋建德于是拒绝了凌敬的建议。后来，隋建德的妻子曹氏又劝他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西抄唐军的老巢关中，逼迫唐军还师自北，隋建德也没有同意。此事最后的走向是：隋建德在袁安关被唐军俘虏押解到长安杀害，时年四十九岁。

(游宇明)

印象里的冬天

转眼之间，又到冬季。春夏的鲜绿早已不见踪影，秋日的绚烂也渐渐凋零，不多时日，大地将再度银装素裹，严寒的天气也不再适合画家们长时间的写生活动。然而，就是这样的冬季，却为印象派画家们提供了最好的主题——冰面对蓝天的倒影，雪地上日落的反光，雾气中影绰的身姿……如何在这样微妙的光影变化中取得色彩和谐，是他们乐此不疲的游戏。

印象派大师莫奈一生画过140余幅雪景，其中代表作之一《喜鹊》完成于1869年，是他在绘画中使用彩色阴影的第一个案例，这在之后也成为印象派作品的特征之一。在这幅雪景图中，画家通过对环境色进行研究，大胆地采用了蓝色、红色、黄色和紫色交织的色调，盖着厚厚积雪的篱笆墙和树

从在雪地上投下淡蓝色的影子，与浅金色的反光彼此融合，相互映衬，展现出静谧祥和的意境；而停落在栅栏上的喜鹊，则像这乐谱中孤独的首符，为画面赋予了生机。

法国风景画家西斯莱一生坚持在户外写生，创作了近900幅油画，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风景画，他善于体察自然，尤为喜爱冬季的乡村。在其名作《鲁弗申的雪》中，一条被白雪覆盖的小路通向远方，参差的房屋、矮墙与树木相互交错，黑色背影行走其间，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冬日雪景。与其他印象派画家相比，西斯莱的用色虽有些保守，但精准细腻，对构成画面主体的白色与灰色处理和谐，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冬日城市的美景自然也不会被画



家们错过，卡米耶·毕沙罗为人所熟知的一幅《蒙马特大街冬天的早晨》，就描绘出了巴黎蒙马特热闹街景。略带金黄的光线洒在地面和建筑上，色彩丰富细致，冷色调对比柔和，车水马龙间行人匆匆，虽然用粗笔点画、面目模糊，却显得非常生动。

后印象派画家们同样着迷于色彩，却相较之下更加用笔夸张、情感浓烈，展

(许馨仪)

秋叶况味

连续数日在微信朋友圈分享秋日落叶之美，朋友们欣赏的同时也调侃我“每天为两张树叶忙碌着”。

的确，秋天，离不开金黄的银杏叶，也摆脱不了红润的枫叶。

几乎每天，我都会在家门口的胡同

溜达，每一次溜达都会满载而归，都会把那“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的秋色欣赏个够。

秋天令人陶醉。大街小巷，百姓人家，胡同深处，犄角旮旯，树影婆娑，彩叶如画。秋色无处不在，彩叶无处不艳，层林尽染，秋色灿烂。我的书房有个雅致的名称——“听雪轩”，每天上午，我会泡上一壶茶汤清亮的黑茶，在这里观窗外银杏树叶的变化。

初秋，银杏叶由翠绿变得外黄内绿。绿叶勾勒了黄边，更像笔墨落在宣纸上的印痕，这就如同我最近练习的草体“君”字，书写完“君”字后，须在砚台中倒上一点水，然后用毛笔蘸上清水，手握毛笔高悬在写好的“君”字左撇上方，笔端淡墨正好滴在撇上，此时迅速用手纸压在墨迹处，尔后一个墨影圆圈形成了，像一个糖葫芦穿在了木棍上。

仲秋，坐在窗前，呷上一口茶，聆听秋风吹拂，观看树叶飘零，静闻树叶飘落的簌簌声响；仔细观察，每片树叶随风飞

舞并不是一个方向，落地也不是一个姿态，或爬或仰，或侧或斜，或卷或展，或卧或立，或阴或阳，可谓千奇百态。突然想起最近临摹祝允明的草书唐诗绝句，有一种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感觉。依据书法老师的意见，出色的书法和字是鲜活的，是有生命力的，而这鲜活的生命力，除了来自书写者本人的修养和当时的状态，也需要吸纳大自然的正能量。好的书法作品不仅仅是留在纸面上能够直观的笔意，书法家在笔画衔接时，握笔会在“空中盘缠，空中变幻，空中取势，空中借力”，这就像落叶空中飞舞一样变幻无穷。鉴于空中的飞舞轨迹不一，每片树叶落地的姿态也不尽相同；而毛笔在空中的漫步轨迹也会对纸上的墨迹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所谓“意长墨短”或“意短墨长”就是此意，惟有空中运笔到位，才能做到“纸上有卷”，惟有八面出锋或八面入锋，方能有纸上墨迹的变化无常。

银杏金叶灿烂，枫树叶片红润。尤其到了晚秋，枫树变得绯红满身，绚丽至

(林九江)



诗苑

风吹落叶

并非所有的落叶告别树枝后
都会相聚于树下
总有一些落叶会远走高飞
尽管恋恋不舍
至于什么时候离开
或是能走多远
落叶自己并不清楚
决定权在风那里
一切都由风说了算
也好，在树上时哪里都去不了
落下后，就来一次远行吧
走到哪里算哪里
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是归宿
也将是再生的起点

(卢兆盛)

银杏情书

凝聚了一夜的露水
在清晨消失
冷风穿过枝叶的缝隙
带走了满树蝉鸣
一枚银杏叶飘落，这是
初冬定制的一封情书
金黄的信笺上，脉络纵横
写满蓝天的蓝，白云的白
风雨柔情，鸟鸣清脆，阳光明媚
我将银杏叶，夹在熟悉的唐诗里
也把那满树温情，夹在了时光里
然后投进大雁的邮箱

(黄延滔)

